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五

浙江紹興府知府朱公涵齋家傳　壬子

公諱煦字育贇別號涵齋系出新安朱氏明初安五公爲吏部左侍郎寄籍江南揚州之泰興時守常郡者與安五公有舊其屬縣江陰江中有新漲沙名馬馱沙人不利有之守因以歸於公蓋揚與常雖隔郡而由泰興至馬馱沙道甚近公於是闢草萊治溝塍招貧民給粁種歲餘得腴田八百畝生聚因以諠盛至成化七年遂建爲靖江縣仍屬常州故少宰之子孫世爲常之靖江

人其顯名者甚衆具載邑乘中公祖諱沭廩貢生候選
儒學訓導未仕所著有竹牕詩集行世考諱懋德歷知
直隷完縣山東夏津長清以公貴並
封贈中憲大夫公幼誠篤不苟言笑以國子生就順天
試見器於諸老前輩旋丁母閻太恭人憂居喪哀毀致
疾踰年始獲痊時長清公以疾辭官家居有三子公居
長年幾壯矣長清公欲其展力　國家以補生平未酬
之志入貲如例乾隆二十年選授刑部貴州司員外郎
無錫秦尚書綜部事留意人材以公爲能凡有現審案
件率以委公公詳慎研鞫悉得其情先是凡旗主以家
人酗酒滋事送部者準例概行發遣公觀其所下狀質

之於庭不能指實因稟堂官拘集錄供乃其主私僕婦欲遠其夫故以此坐之事遂不行而舊例亦重定在刑部三年轉戶部江西司郎中兼現審處又兼督催所二十六年　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値浙江巡撫番禺莊公入奏以紹興郡大事劇急須幹員爲請遂
特授紹興府知府是年九月至任越地多姦民其俗習於刀筆以健訟爲能每駕詞以聳聽逢放告期多至二三百紙狀內多引條例以爲言謂如是可以挾制也公一一閱之情僞畢露擇其尤不合於理者即予杖懲又少年無賴者摽害里閭且詭立名字以自標異如九尾狐小羅成賽秦瓊之類俗所謂綽號是也其所到人皆

長之或雖被害亦不敢言蓋其結爲死黨者衆也亦有身列衿士而結交吏胥以誣詐傾陷人者公皆廉得其實案名捕治於是受其害者咸得以狀上訴擇其爲惡甚者流之遠方餘亦議罪有差地方爲之一淸士民咸額手稱慶曰今而後得以安枕矣乃以驅惡綏良四字扁聽事以頌公德其於審斷命案少有疑竇不肯卽據縣申完結屬邑諸暨有賈人陳姓者其父夜出以其子守店晨歸則店中之銀一空尋其子已死於宅東之隙地身負刃傷者三縣方懸緝有鄰人駱文達者曰殺人者某某等也指證似實縣已成招解犯過府公覩其狀類冤抑且思殺人爲下旬五日之夜於時月色甚微去

死所約六丈有餘駱文達登樓遠望其行兒先後幷答人所著衣色焉能了了至此於是亦如其期夜中令駱文達立舊處擇其鄉鄰素所習者三四人立死所令駱辨其某色衣者爲誰某覓語塞加以嚴訊始得其挾嫌發攀之實而負冤者卒得昭雪郡中蕺山書院爲敎養英俊之地非明師不足以造士公訪得烏程孫太史名人龍者品端而學優卽以幣禮延至向諸生中亦有一二不馴謹者及孫至士皆帖服無異論是年登賢書者五人明年中進士者二人公旣歸而後政向挽留孫不令去後竟卒於越其子遂入籍山陰此固見衆士事師之誼而公之爲士求師與父兄之爲其子弟何以異立

乎至今而不忘也二十七年
翠華南巡凡所承辦敬謹無誤蒙
賜賚甚優五月差竣卽派同杭台寧波三府修建海寧
塘工又因塘石俱出紹興之羊大兩山撫軍令三府應
採買者俱解銀交紹興代辦公於尺寸一稟成規日往
監採絕需索之弊凡在工之宕戶石匠等無不踴躍急
公塘工自始事以至告竣不朴一人而事集明年秋大
雨越地四面環山外爲大江內多巨湖雨大宣泄不及
泛溢成災八邑中諸暨尤甚公親往察勘近江者導之
入江近湖者導之入湖又確核成災戶口應振邱者乘
小艇以胥吏各一自隨其淺灘難達處坐大木盆四五

人扶曳而行村民往往竊指曰此太守活我命也亦聞有不火食之時唯食果餅充飢而已勘定後詳請賑濟大吏入奏奉
旨如所請
皇仁浩蕩使數十萬生靈不致塡於溝壑而公之盡瘁奉職亦可謂無絲豪遺憾矣是冬念長淸公年及七旬唯季子依膝下不可不急歸養然非獨子於終養例尙不合遂以疾請告時公年三十有九大府不聽其去公陳懇甚至乃許去之日郡民涕泣攀追者以萬數歸及一載遂丁外艱向使稍濡滯不去官其抱終天之恨者將無窮矣三年中哀傷慘瘁幾至骨立自是遂無意仕

宦旣而患怔忡因以四十二年四月終於家年五十有
三公自出仕以來謹持廉隅公事方急至自出家財以
佐之未嘗少有科率公考嘗捐田七百餘畝以贍族人
公謹遵其制而復推廣之家居十餘年無一字入公門
人亦敬公長者亦不敢以無禮忤公律身勤儉以是率
其子孫士大夫稱有家法者莫先焉娶陳恭人後公十
六年卒子五人長垣見署四川青堤渡鹽大使次基綸
方略館謄錄候補州同知次基縉附貢生次基繹基綬
皆太學生孫十二人曾孫三人
論曰余祖貫餘姚爲公所隸之邑明之季年始遷於杭
又早年服官居　日下是以不獲以部民晉謁於後讀

禮南還一謁孫端人先生於戴山是日適課士見諸生皆彬彬守禮法無妄言笑者卽知公之造士有方與孫先生之盛德感人其美交相成也鄉人之頌公者如一辭今撮其大者著於此亦足以見公政事之才矣公之子基澤與余有姻連故又以知孝弟睦婣之懿行然則循吏之名猶不足以盡公矣

廣德州學正孚堂朱君家傳 壬子

君姓朱氏諱裕觀字顒若號孚堂先世陝西鳳翔人元末徙家江南之當塗世系始可攷有諱鐸者明永樂時官南京江西道御史立朝有直聲嗣是數世潛德未彰曾祖爾昌人稱長者祖念山嫺文章能詩善書畫以貧

跳身從軍以征兀魯特功敘授江西瑞州府經歷旋擢
武資補山東濟寧衛守備考蘭谷甘肅高臺縣知縣生
三子季即君也少而力學日有定程不中程輒引夏楚
自責且晚誦必精熟後已體素弱年十六病中猶手不
釋卷高臺公以爲非攝生之宜緘書禁勿使觀君卽專
精八法入歐褚兩家閫奥晚歲風致直逼晉人性至孝
母病有人能從乩請方其所書必以沙盤顧無所得沙
何君卽往河畔取沙時正凜冬五指爲之裂旣而所書
非佳語君一見悶絕逍居喪哀毀骨立以名諸生入國
子監乾隆庚午應順天鄉試中副榜考取八旗敎習充
武英殿校對繼考職在一等當得州同知癸酉中式

舉人適教習期滿引見以教職用君先往西陲省親而高臺公已丁繼母憂旋亦身故君在途聞耗幾不欲生及抵喪次困頓已甚高臺距當塗五千餘里扶櫬費重宦橐無餘貲正日夜焦慮會大吏助之行乃成行時制府吳公留君辦奏牘固辭不得遂命子廷芝等扶柩歸有姻家卒於皋蘭者君計費尚有餘即爲經紀同返君於次年亦遂歸營葬舉地方大吏俱知君有經濟才多延致幕中無虛歲迨庚寅銓授廣德州學正地居萬山中俗質而少文諸生有不衣冠而來謁者君雖盛暑必冠服見之俗漸知禮節有某生素白愛爲訟者妄相牽長吏欲褫之君審其無辜爲力請乃免學宮傾頽甚

爲營葺之丁祭樂舞久廢請於學使朱公錄取佾生若干名又捐置樂器延善音律者爲敎師一年後聲容燦然可觀人士咸欣欣然以爲盛事君中年以上體氣漸強近年偶患寒疾繼以瘧遽至不諱病中念長子廷芝下血甚劇諭季子廷葵謹視兄疾勿少離以故屬纊時皆不在側廣德諸生感君德化不召而至者十餘人治木製衣衾一切如禮哭皆盡哀嗚呼此可以驗君之敎澤入人深也君卒以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八娶沈氏其扶㮢先歸也見兄公在袁江貧至不能舉火乃約計餼費外餘盡歸之繼復僦屋同居幷婚嫁其子女族黨稱其賢子五人廷芝廷芾皆國學

生廷葵邑諸生廷薇廷蓮廷芾早卒廷蘧殤孫五人長珽亦邑庠生餘皆詳譜中

論曰君儒者而通達世務佐大吏皆有聲使寄以民社亦必有所報効乃為文學官克自振作不隨俗委靡局於卑仕故其所表見僅此然觀諸生之能敦古道非恩誼素結於其心能然哉如使之治民則民之所以報君亦必視此矣

李蠡塘先生家傳　壬子

詞館前輩中余獨與蠡塘李先生親也李月一會聚焉傚溫公眞率之約而為之先生之為人外聲華樂閑靜相見絕無世俗談每就之令人之意也消方冀奉教有

日乃會未三年而翩然賦歸矣文弨自官罷後鹿鹿獨無寧居久未悉先生近狀年來濫席毗陵之龍城講舍實先生之鄉而先生已不可再見矣爲悼歎者久之歲辛亥始識先生之嗣子慶來庶幾能繼先生之志業者以先生之素不棄文弨也因出其詩集見示幷誌狀等而以傳見屬追思平生交誼之厚焉可以不文辭先生諱英字御左晚乃號蠡塘李氏系出宋丞相忠定公中間自晉陵徙安興故先生仍以安興通籍而所居則在武進之鄉云幼聰穎師友交皆一時勝流早年文章卽已成就於書隸眞行草靡不以古人爲師法出遊淮陰諸名士一見傾倒乾隆甲子乙丑聯捷成進士入詞林卽

乞假省親歸父止齋公有疾一切起居服食必身親之更善於養志有求告貸者得止齋公一諾即如數以應未嘗以貧故稍有難色止齋公病痞凡所指示唯先生無一齟齬他人則不能盡喻也彌留之際執先生手喃喃不置更鬨笑聲而沒先生之於子道可謂盡矣將營葬人謂祖塋上有吉穴先生以先人有禁碑終別求地以塋焉還 朝授職檢討充鄉會試同考官纂修三禮續文獻通考等書 咸安宮官學總裁教習丁丑科庶吉士 恩賜稠疊
贈封上兩世如其官先生自童子試以來凡遇合之文無不以清見賞及在館閣所作詩賦一主清新如藐姑

躬之仙不藉鉛華薌澤而始見妍也臨池之學久而益工求者率滿戶外應之無倦容人人各愜其意以去歸而家徒四壁主講海州六安得稍稍資給於從兄姊之無以爲家者猶爲一一撫卹使不失所有私蓄其餘屋者亦不少芥蔕於懷生平無疾言遽色䘏之藹然而干以非義則毅然不可奪娶黃孺人先卒一女適吳方慶無子以弟之子慶來爲後謹守先生遺集將有待於表章云

盧文弨曰先生孝悌人也內行不彰於外故人但以清許之夫榮名膴仕人競趨焉頎然若深山之老衲何哉意其充於中而無慕於外者歟其立品清其吐辭焉

得而不淸言固心聲之所流也然貞介自守而未嘗絕俗人是以樂得而親之嗚呼九原如可作也舍先生將安歸

朝議大夫學南瞿公家傳 壬子

大凡豪傑之士承先世所詒之業未有不欲堂構無虧弓裘善繼者也而阨難或出於不虞至於窮約困頓艱難勞苦之備嘗而能彊敏有爲黽勉樹立使緖將墜而復完基欲壞而重固且更廓而大之益爲前人光古今來國固有之家亦宜然此豈不由乎幹裕之才哉然所重尤在乎其德昔子張問行而聖人敎之以忠信篤敬又問達而敎之以質直好義數言夫唯如是斯其所以

攸往無不利而困者於以亨約者於以泰固必然之理也余往來吳中每聞人稱道瞿大夫之賢而未之識也今歿已七年矣得錢詹事曉徵所爲誌墓之文始知大夫之果賢也會令嗣太守君欲傳大夫之行事以書來請文弨爲文以繫諸譜牒因不辭而爲之次敘之大夫諱連璧字璞存號學南先世居松江之上海曾祖諱穎隆力敦善行設黃浦北義渡至今行者稱便祖諱有恆貢生任江南直隸和州學正始遷太倉州之嘉定所居在學宮之南故大夫之號取諸此父克振公諱大定先以子貴　勑贈儒林郎後以孫貴　誥贈朝議大夫學南公之封亦由此大夫生九歲而孤事大母孝出遇所

嗜物必攜歸以獻大母嘗之而後快瞿氏素以本富聞迨祖若父相繼去世兩叔父皆不善持家同產兄兩人又皆早逝子然孤露生計漸不支雍正三年江南冀徵錢糧積欠之案起邑向以瞿氏任排年儒甲總戶往常催徵率如例繼而經理無人爲姦胥所侵蝕令顧考成唯責成總戶於是變產彌補家遂因之而毀大夫年方弱冠謂徒忍飢誦經其若堂上何且祖宗數百年之基構一旦陵夷衰微必非僅守章句之所能驟復昔人言儒者以治生爲急度事勢亦不得不爾思廢著之術亦多方唯布之與粟其重相埒其貧於人也廣於是始創布業往來吳下倍極勤苦幾二十餘年得漸有贏餘舊

居之損敗者重葺之旁屋之出售者贖歸之遠近祖塋之祭田墓田為族人因貧質於人者一一為出資清釐以歸其主顧故里雖可懷而一區之廛已在吳兼顧弗便乃復卜宅於吳之閶門而盡室遷焉同業者或有利不利而大夫獨隆隆日起者則以其性行誠實勤皆合乎所謂德孚於人而人信之大夫之謂矣其事大母與母生則盡敬沒則盡哀葬則營高敞地樹松楸皆成行

翠華間數歲一南巡大夫隨守土諸臣後遵循迎

鑾成例而敬謹倍加焉率常往來靈巖山麓供頓悉中程又嘗以私財佐公家之急廣振施之惠未易一二數也嘉定地不産米舊苦漕運前明族祖仲仁公倡議折

漕請於邑令朱公廷諲因得改折民受其惠立祠以祀
仲仁公在附祀之列久而漸湮大夫倡興復之至今得
以不廢大夫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無疾考
終年七十有一娶汪恭人家正當中落時執勤食淡以
養姑敎子不得寧息其卒也亦於是年之六月年七十
生三子長兆騤國學生候選知府次塘廩貢生　勅授
修職郎歷任府縣學學官最後得碭山縣學敎諭次兆
麟國學生河南南陽府同知署陳州府知府大夫始以
困阨故舍百年詩書之澤以治生意常慊慊日望其後
人以儒術顯甚切延名師嚴課程無少須臾懈今塘以
文學爲師儒之官孫中泌又食餼於庠舉優貢成均後

起者森森科名直待時耳此殆所謂得則兼得者也女三孫男九孫女八曾孫男二曾孫女一其詳具在譜牒舊史氏曰聖人之言豈不信矣夫觀大夫之行事可知已孰謂大夫非儒者其所操以應事接物者慮無往而非儒術也事固當審輕重權緩急於水火之中而冀久遠之效其爲計也迂而且不可以必得迨至轗軻終身而於後人謚不遑恤矣若大夫所爲誠明於緩急輕重之數故能復完其先世之舊而子孫乃得從容以向學之秦者先適楚北征者宜向南事固不可執一論也語曰惜財者必重費以大夫之積而能散也豈不更賢於攝緘縢固扃鐍者遠甚如此而不謂之豪傑得乎

文學朱梅友家傳　辛丑

君諱夏字煥文一字梅友姓朱氏先世徽人與文公同祖由始別六傳始遷於處州遂昌縣之奕山至君二十二世矣世以耕且讀爲業君後以奕山地瘠更遷居陳邮耆年事大父父能順適其意無子弟過大父嘗菴府君極愛之令讀儒書出就外塾君雖耽學每念餘力學文之訓時歸家省覲并代諸勞辱事世務益以練習既冠以文受知學使者補縣學博士弟子員遂爲經師遠近爭相延聘時父碧泉府君耆於生計屢從業而貧邀甚貸子母日益多君以所得脩脯爲償無私用者復念治末終不若務本召佃客講求田園之利家計由是粗

足食必具甘旨親未中年巳能享優游之樂矣有母弟四人女弟二人皆以時婚嫁親旣沒而兄弟猶同居數十年諸弟皆力農君閔其勞已有五子唯令一子習儒三子皆習農以分其勞一子則尚幼也沒之前一年諸弟以君年屆耆矣而綜理家政勞勞不少休意不安固求分爨君不得已而後聽之猶語其子姪曰異日汝力有餘今雖分猶可挽使合也姪讀書有文名君令之會城就賢師友講習乾隆四十一年舉拔萃科君喜而復悲以若考之愛此孫特甚而曾不及見也其孝友之性始終亾閒若此姪言君爲人解紛周急之事甚夥然此猶小小者耳娶琴溪王氏有同德舅姑嘉其善事妯娌

閒咸宜之同居久而無閒言以是說成良人之美云卅八年卒君後補增廣生卒以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九所著詩文藏於家

贊史氏曰余始識君仲子於逆旅中卽以拔萃貢太學者也觀其言語動作類有養者已知其稟承有自居京師數月謁與之習一日出所撰府君行述求余文且痛己之事親不及君之事親遠甚余於是竊喜向所揣之果不謬也夫世之讀書號爲儒者往往徒墨守章句力不足以服勞智不足以治生若是則其親何賴焉君之命意唯恐其力不爲父母兄弟用勞身苦思以安其親爲儒者而若斯也其庶幾不爲腐儒之歸也夫

國子監生洪君家傳 癸卯

君諱翹字楚珩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祖諱嶸山西大同府知府父諱公宷字豐旅大同君之卒也官督滅城工銀數巨萬豐旅君壹不以累昆弟獨爲償又受託趙氏孤耗其家遂爲窶人君倜儻尚義有父風娶蔣孺人同邑臨安𡾰峨縣知縣諱敦淳之女也有賢德安貧孝於舅姑君不憂內顧常客外謀養江行見溺者亟募人拯出之然志節高邁不肎爲呴愉態以故遊不得志年三十八竟客死孺人與君同年生忍死代子職撫其二子三女咸成立二子禮吉迪吉也君沒時禮吉方十六歲自小學以迄通經皆孺人親教之正句讀審音訓故禮

吉學有原本一一不染俗師之陋凡行事訓以恪守先世之舊一製衣亦不聽隨俗禮吉旣能負米客外久衣或更其式母怒曰兒曹一衣尚隨俗卽他事何以自立禮吉學有聞交游浙廣貴人具禮幣聘爲子師孺人必察其人信可者許爲朋友賓主否則戒其子亟遠之娣婦余寡無依孺人迎與其寢處以次子迪吉爲叔後葬三世七棺咸如禮監生君在日與通州盛聰交最善前所救溺人適聰弟也君喪在殯而里失火聰冒火舁柩出聰有一子年四十貧不能娶孺人約一歲所入舉其半畀之遂克成禮禮吉初試於鄉得乙榜貢太學孺人猶見之卒年六十有五禮吉後中乾隆四十五年順天試

貢禮部爲舉人易名亮吉

舊史氏曰監生君無年而沒故其行事不少概見然其先世富盛時常施德於族姻里黨倘緩急有告丐必有應者而君寧容遊於外以治生又不能骫骳滑稽以取世悅而坐致困窮卽此亦足以得其爲人矣孺人之亾也賢士大夫爲之誄者八祭文及哀辭各一爲之志若銘者一爲之傳者一盛矣哉非是母則何以有是子非是子則何以使母之賢得大彰顯有聞於時也余重孝廉之爲人不容無言而諸君子之爲母言者則旣詳矣抑聞之夫者妻之綱也母實有賢德而事當繫於其夫故爲洪君傳以明夫世德之相承固宜獲此同德之助

也

梅式堂小傳 甲寅

君諱鈖字二如一字式堂寧國宣城人姓梅氏徵君定九先生諱文鼎之曾孫左都御史謚文穆諱瑴成之第三子也今與其昆季俱定居江寧上元縣余適濫席鍾山書院因得與君昆季時過從君厚重老成言甚簡至見之若無所得也既而思之甚有意乎其為人而樂與之親乾隆丁酉君試於鄉余欲讀君試文來候君闈者以病辭無何遂以不起聞矣視君之言語動作常相期以壽考而竟不然天道之不可問也如是嘗詢君生平行誼於其弟鏐越明年三月鏐始詳錄一冊以見示會

文弨已辭席東裝啟塗不及猶綜藏之笥中有年俗事牽縈筆硯久不理每一念及輒耿耿難爲懷今年甲寅理故篋得君之行實因亟摭其大略書之君六歲喪母王夫人微好動旋卽自懲創少長紀所聞儒先講論同異理道性命之旨爲習傳錄聞人之善久而不忘且樂傳述於人文穆公告歸後君侍枕履不少離出入或先或後而歡扶持之嘗侍疾數十晝夜親甚安之君猶以納溺器衾中指爪觸親膚爲深疚遂終身勤爪翦王夫人旣沒而徐夫人攝內主徐後文穆卒所親謂於制本不得持三年服朔

覃恩明後年援開科並急圖顯揚君泣對曰毋覩鉁鏐

不異所生安忍異服於所生乎卒終三年喪君中江南
庚午科鄉試乙榜得以貢生就順天試愛君者咸欲爲
之地君一切謝去於後遂不再就順天試重故交雖其
人已沒言及之輒怦怦然於其筆墨留遺者裝潢而什
襲之唯謹樂引進故人子唯恐其遠而漸疎也座右所
書皆鍼砭藥石之言疾革時神明不亂語子準云今歲
鈔太公家訓未完汝其足成之太公家訓者徵君示子
書也又語某書價須償其他屬家人語率視此年四十
有六妻崔氏先一年卒子二人準爲伯父後次曰壁孫
女五人君長於古文不苟作詩及書法皆遠出輩流然
未嘗以此自矜也手所鈔輒者取文獻通考議論之要

者爲大事論又纂三禮中典制爲一書又選古文爲內外編其勤勤纂述又如此嗚呼略舉君之大端誠不愧人之師表也已

盧文弨曰君賁公子文才望動一時達官貴人爭欲引君出我門下以爲重而君坐紅塵中不異居深山不肎詭其道以求進至歷久而不渝而僅以一貢太學終其身知君者無不爲君惜終亦歎介然獨立之能使其身完然而無玷也君弟縹能詳言君之志事是亦不隨流俗者余悲君之不可見見君弟庶少有以慰余思也夫

梁孝廉處素小傳 癸丑

梁君處素名履繩余諒友也善讀書既擷其精并正其

誤與其兄曜北相確錯一時有元方季方之口余老而
衰漫思攷訂羣書有所遺忘及錯誤處素率爲余審定
之兩君皆厚余其氣象則曜北侃侃然處素誾誾然和
易近人人尤樂親之曜北既棄舉子業專精史記學處
素以乾隆戊申科舉浙江鄉試人咸意其發名成業之
未有涯也乃再試南宮不遇歸途風日燥烈塵埃漲天
熱氣中人毒甚然抵家尚無恙也會葬其先考侍郎公
在山閱月餘親程畚杵之勞維謹瑩面富春江時當秋
末江風射人作寒君自以尚強壯不爲意然而君之受
病深矣兩害俱發臥牀未幾即失音越日而目已瞑矣
余聞而驚訝往覘之信爲之失聲長慟悲夫廣我見聞

者之少此一益友也嗚呼君生宦家家門鼎盛祖則文莊公父則侍郎公伯祖太史毅林公伯父侍講山舟公設以常人處此不爲裙屐風流則爲裘馬清狂日以酒食遊戲相徵逐爲事不復知有文字之樂者比比然矣君獨蕭然若寒士衣不求新出則徒步不以所能病人不以所不知愧人博學而能屏守之以故不涉於愛憎之口自其曾大父谿父先生以來學問文章照曜海內代精八法得其片楮珍同拱璧君克自奮厲繼承家學其於羣經中尤精左氏傳蓋其舅氏元和陳君名樹華著有春秋內外傳攷證君復薈輯諸家之說而折其衷疏爲三編先以其成者示余余讀而善之其續纂者尚

未竟也遺草具在檢拾而加以整比爲此則曜北之責已君詩清新越俗向與其兄及所親合刻有梅竹聯吟集可見其崖略書法雖不名家然端謹不苟如其爲人且通說文故下筆鮮俗字使老其材其成就烏能測其所至乃年僅四十有六而竟夭死迺乾隆之五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也在梁氏失一佳子弟在宇內少一讀書人豈不哀哉君娶於曲阜孔氏孔氏多學人余友孔君名繼汾者君之外舅也以君處族黨閒可以無愧色矣一子曰常孫曰王在長逝者固可無憾而未死者烏能免於憾也余頹唐之筆不足以爲君重但爲之志其略亦聊以抒余之哀而已

弟子宜興陳俊用章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一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傳六事略

夏節母傳 庚辰

江陰夏節母者傳一先生之室也先生至性過人喪父哀毀將葬值天寒不忍父棺入冷穴特創意以身煖之臥竁中兩日夜竟以是致疾卒母時年二十九有姑在堂禁之得無死督二孤甚嚴訖爲名諸生次子二銘嘗客宜興令王君所王甚重之王疾病家人爲姦利者咸弗便二銘肆妄言二銘怒欲辭去王君堅留不可則使人聞於母母乃速止之曰王君與爾交好今病困舍去

不義乃止王病亦愈既縣人有以試事屬二銘者其人於二銘素有德雖不可然意猶慊慊母曰汝唯有辭王君而歸可耳王復使人邀之再三母曰前王君有急義不可去今無事何必往其斷事合義皆此類夏氏之先好施以是毀其家傳一先生殁時有責半千金母鬻田以償曰不可使夫子有遺憾雖所負母家者亦必償族人哀其志欲分建祠金并公田以贍母母堅不受二銘與兄慎脩自幼即好施憐號寒者積尊長所賜爲之衣母雖當困乏不移取以給他用或問其故曰童子有仁心不可閼也邑有災煮粥以食飢者二銘任其事勞甚得疾醫危之母曰天道神明豈無有求活人而先自斃

者他日愼脩又因水災募樹收江中流屍病母信之亦如二銘已皆如母言二銘奉母命一至　京師遊鄉先達楊文定公之門未幾公捐館母命經理其喪畢即歸曰大賢旣歿久留無益也母年已含　旌例堅不欲初邑人以傳一先生死孝求　旌議者以爰擴不經却之母傷之故戒其子勿以節求　旌也母年七十一而歿逾年爲乾隆十九年乃始聞於

朝得旌云母湯氏其孫祖焞來學於余乃備知其事如此

論曰母所爲葢有丈夫風易曰夫子制義今觀母於去就辭受聞何其審所處而皆當也得之於巾幗甚難哉

易於坤爲客畜母又不然其家至今能遵其敎足以愧彼富者余嘗讀宋史孝義傳董道明葬母匿墓中三日又侯義沈宣葬皆不掩壙夜皆拊棺而臥彼皆無恙而傳一獨不幸死且不得旌然賴有賢妻以顯其事作史者其舍諸

江陰張節婦傳　癸巳

江陰張節婦者不知其母家姓或云鎭江人嫁江陰張庖之仲子爲婦張庖者以其業名之貧困去爲浙墅關卒貲少裕乃爲兩子娶婦其冢婦得於舅姑仲婦郞節婦也以無口才故不得於舅姑其小姑嘗爲人婢後得歸與其邱嫂嘗陵藉節婦訌其夫亦弗禮節婦於是張

氏無小大無一人善節婦者生一女而夫死節婦時年二十餘安張氏無改適意其家人百端說之不動乃交以惡語相迫婦亦自若也一日其兄來省之張氏合口稱仲婦不賢其兄信之亦怒其妹出誶語且曰汝何顏爲張氏婦乎不改嫁將安歸婦至是始曰諾兄辭而去婦整理箱篋無戚容入夜伺自乳其女張氏大小皆喜謂不賢婦行去矣晨興見婦寢戶尙牢閉叩之不應扶而視之則赫然已懸於梁矣以繈約兒於牀兒故得無恙婦既死張氏以無故輕生聞於官事遂已鄉鄰有知者爲太息傳其事余妻季楊在室時聞而異之他日爲余說如此且請爲之傳

舊史氏曰張氏之遇仲子婦可謂少恩矣婦之以節殉張氏也豈爲私愛哉語曰好內女死之此言夫常情耳若夫義根於性行成於志堅確不二以完所守則非恩怨之所能加損者矣節婦初不期死以徼身後之名及迫之以不得不死然後死此尤爲得死之正有風化之責者當亟表之

李節婦顧恭人傳 甲午

節婦顧氏上元人明南刑部尙書東橋先生之裔父配元名諸生節婦年十九歸同邑太學生李仙經字尹授後 贈官至朝議大夫者也既歸後甚宜其家贈公思以文學致身讀書刻苦應秋賦者再不得志遂病節婦

左右之勞瘁備至疾終不起是時節婦年二十有六上有舅姑年皆俯七十遺孤文枉始六歲欲自殉不可則強起措拄外侮疊至一不貽老人憂奉養極誠孝翁嘗有所往中途驟得疾距家四百里許節婦一昔夢見翁形容異常驚而覺卽稽顙北辰祝翁得生還後果歸至正寢而歿姑病蠱節婦與之同臥起湯藥必親嘗夫歿後又四年舅姑乃皆以天年終教孤子慈而嚴以故文枉名譽早起應童子試知縣事袁君賞其文引居門下以遠到期之文枉顧善病時或失血節婦患其復如乃父之以勤苦致大也輸粟爲太學生旣又爲之輸金入仕初任南城兵馬司指揮使出爲廣西梧州府同知所

司鹽榷人以爲美遷節婦切誡曰必毋染指後又攝鬱林柳潯諸州郡篆所至淸謹以最擢湖南常德府知府擕劇衡州旋遷署衡永郴桂道又嘗護臬藩二使司印文在居官每遣人迎母再三請僅一至而返曰吾性好淸約汝能以此自持勝養我多矣及文在以失察所屬知桂陽州某虧帑不報落職歸節婦殊無慼慼意及文在復職需次吏部乾隆三十七年春卒於　京師節婦晚年失壯子痛不自勝喪歸一一手自經紀逾年疽發於背猶日召諸孫至前訓以保身持家之道神明炯然不亂以五月七日終於內寢年六十有六節婦於乾隆三十一年恭

旨旌表節孝又以子貴　封恭人孫三人育蕃育芬育
荃皆業儒長者方成童云
舊史氏曰曩余督學湖南歲試始衡州爲之守者李君
也使者校生童騎射必之郭外教場地曠遠觀者塡塞
囂每不易戢而士又非素練或先焉或後焉往往惑使
者之耳目以甲爲乙者不少矣李君植木爲表繩連之
以節觀者闌入者始鞭之不勞而自肅於控馬將發處
使官屬監之五人爲一班一人出馬所司呼云某甲吏
布於道傳聲相呼以達於使者則士之著籍而不至者
與夫馬失道而求復者皆可辨也余是時以爲通例然
也既而乃伏李君之能自余來李君之里君時方畱

京師聞其鄉人云昔歲大饑官分地爲粥以食餓者以在籍之鄉官分主之唯李君實視如己事勞怨不辭人用以濟其共事者皆能道之然不知李君有母也今因母之弟顧生銘來學於余始知之銘又自言曰銘幼喪父賴姊教育之以有今日李氏而無姊則風雨毀室之患殆亦不能有其家吾姊少嘗讀書識大義其待本宗外姻咸有恩義固不獨私於銘而銘感之不能忘也余聞銘之言乃知李君之才敏而事無不誠者得於慈教爲多先儒嘗言婦人可無才若節婦之所處非德而兼之以才則李氏之業幾墜矣余嘗欲書李君之事不果今故併著之以見非是母不能生是子也

汪氏雙節傳 丙申

乾隆二十九年蕭山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妻王氏妾徐氏皆以忍苦完節奉

命旌表樹坊於邑東所居之大義里曰雙節爲之傳曰王氏會稽人庠生雍文之次女年二十三歸汪楷爲繼妻楷前妻方氏遺二女尚幼而妾徐氏居巹室已七年生一子輝祖僅六歲徐氏鄞人也楷方爲淇縣典史徐奉王偕之任王氏有母道慈子女若所生與徐懽若娣姒徐則嚴事之無閒言楷居官廉恕枉任八年念父母皆老亟引疾歸父没有逋不能償薄遊粤東未幾遂卒於粤是時王年二十八徐年二十九上有老姑沈氏在

堂下有一子四女其二女王所生也家故有負郭田爲小叔斥賣以償博進至是歲入無幾索責者滿戶外二氏辛苦營甘餦奉老姑且衣食其子女而已則忍飢以爲常或謂可以辭緩索責者王曰不可以口實貽死者鬻簪珥以償不足又盡賣其餘田猶不足相率晝夜勤織作銖積寸累三年遂畢償當其夫凶問之至也小叔攜其妻子遠徙他所沈欲往就養二氏相與謀曰何可使七十餘歲老姑遠離鄉井他日將無以見死者於地下乃皆涕泣固止之凡爲養之具王殫力經營而起居扶掖病巾百凡指揮皆徐任之時復有欺老弱構釁者或勸宜徙家避之二氏又相與謀曰汪氏支屬單微今

三世墳墓在此去之將誰守卒不肎徙外侮亦漸息耀祖少多病兩母愛護惟謹及從師讀書少不中程則怒或至予杖耀祖年十七請於母欲應童子試王問曰汝自度可入學乎應曰可先試於縣例取文優者覆試之無耀祖名王怒而詰之則以曾受兩生屬爲代作文字得薄少以製夏衣爲解其人則已前列矣王聞之愈怒謂徐曰兒無志氣吾寧凍餓死不忍見兒爲此也幾欲予杖卒流涕被面而起耀祖以是年爲學使者所取入縣學爲弟子員少長以負米出遊而沈氏卒煢煢兩寡治殯治葬咸如禮徐以乾隆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一王以乾隆四十年卒年六十三其得　旌也王尚在語及

族婦有未得與者愀然曰吾與若等耳何獨以吾爲異行其子乃採諸輿論得二十三人爲上其事咸祔主節孝祠以成母志云子輝祖以乾隆三十三年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孫男女各四人

舊史氏曰觀二母處境之危苦何其甚哉唯其志定而壹故視勞若逸視險若夷以周旋於內而扞禦於外卒之無不可感之人無不可格之天噫人可知所自處矣王之教子以遠利也不以微而忽不以幼而恕此與李景讓之母揜錢不取何以異徐甚憐其子而不溺於私與王有同德焉輝祖守母之訓以入官庶無得罪於百姓矣乎

節婦楊孔氏傳 丙申

溧水楊汝柔妻孔氏高淳庠生孔雲彩之女也幼失母長於祖母朱氏不苟言笑及將拜朱又亾哀不自勝歸楊五年而寡時氏年二十有三也汝柔業儒應學使者試不入選後出其卷視之已在所錄中而復遺之憤惋成疾腹痛至不能忍發狂疾自刎死氏一慟幾絕遂不粒食昏迷者逾四旬死而復甦舅姑諭以立後使夫不亾爲辭乃勉起就食然自是成錮疾終其身無康寧矣其築里李亦早寡氏與相依日夜事組紃以給衣食不復歸寧撫夫從弟之子志忠爲嗣課以讀書慈教兼備子或少懈卽不怡至垂涕泣子今爲諸生乾隆三十五

年閏月卒年六十有六合　葬例云

論曰義有所重恩有所遺婦人之有歸寧也上下一也父母既沒則無歸寧之禮此常也父母在而不敢歸寧者變也若節婦者豈不念其父母哉以義斷恩茲所謂變而不失其正者歟其夫以讀書無成而亾矣不懲前事又以是勖其子必使之繼乃父未竟之志賢乎哉其不以利鈍成敗易也子知乞言以表彰母德是即讀書之效也夫

萬孝女傳　己亥

孝女上元諸生萬某女也少孤無他兄弟獨與母居矣志不擇對日勤鍼黹以養母所居隘甚以席自障外人

罕覯其面里中聞而賢之屢有向其母求婿者女輒泣涕不許鄉媼語以若母一旦不諱若將何依女曰亦唯有死耳乾隆二十一年大疫母病死女售其屋得四金棺而斂之越三日亦死時母年九十女六十餘矣女父有門人杜定基起元者聞而哀之使老嫗往爲之斂令杜亦老死故其詳不可得聞或云女父名瑛字玉峯

舊史氏曰女之死以病與以毀與抑果踐其言而以身殉與皆未可知也吾獨異一弱女子煢煢與母相依至白首所處又極困苦人所不能堪者而安之得不謂天性之異於人哉吾鄉土橋有莫孝女者兄以吏術佐人常遠出女不忍離其母願代供子職竟老於家當雍正

閒請　旌者數矣輒爲吏所格末幾楚亦有與孝女事相若者先得　旌遂援以爲比得報可今屹然樹闕里中以萬孝女之所爲尤難於二女乃若滅若沒久且不知有其姓氏不尤重可慨哉余得此於顧生淞爲書之且以告後之修志乘者愼毋遺若人也

盧母包孺人傳　己亥

女子有士行者以吾族包孺人當之無愧焉夫士有百行而孝弟爲本不孝弟卽不足以爲士顧常人性情未摯義理未深則孝弟之念尙不能不衰於妻子况乎以舅姑爲父母以娣姒爲兄弟異姓相合者而欲比於生我之愛同氣之親不尤難哉今觀孺人之事可以風已

孺人之來歸永源也年十有八時姑方病劇孺人不以新婦故事嚴飾旦暮伺顏色奉湯藥數月姑少痊卽以家政委孺人逾年而姑卒舅衡九公悲悼之餘體中時有不適而永源又常客外孺人身代子職備極孝敬舅賴是以安時諸叔五人長者纔就塾小者一方六歲一方四歲孺人爲之時其飢飽節其寒煖紉鍼補綴之事必躬親之迨舅之卒也叔四人者尚未授室已各以次爲之娶妯娌六人雍雍相得無閒繼而第四第五俱早寡依孺人居各有二女皆愼擇良對歸焉永源以父祖殯俱在淺土足繭山中以求吉壤既得吉卜以葬其大父母而更求葬其父母者徧歷湖上之山不得求之半

山留下又不得蒙犯霜露遂病痁竟不起孺人痛其夫志之不遂也泣以命其子卒成之乾隆丁酉孺人八十初度子婦輩奉觴爲壽孺人顧其子而言曰爾父在日時以先人窀穸未定諸子女嫁娶未畢爲憂今幸皆次第舉矣汝父安予更無不安矣葢孺人一生其發於孝友之性者自初笄以迨白首無閒焉是不足以風乎長子其位永源第三弟宏源子也孺人以爲己子次子世美側室張所生也女七人孫四人孫女三人孺人以乾隆四十四年三月七日考終年八十有二長孫家炎年十六能讀書後孺人十四日亦歿里黨皆惜之故亦牽連書焉

張貞女事略 丙子

貞女故大學士張公允隨第六女也少許字安徽布政使安州陳公德榮之子曰篟將及笄而篟死貞女聞堅請歸陳氏時篟叔父官京師命其夫人往辭貞女嚮聞陳夫人來匿不見至是則服其喪父之故衰以見號哭不絕聲夫人亦相對嗚咽不能致其辭歸陳之議遂定乃具車迎至安州郭外從者假館請止易吉服入女曰惡可乎亟驅之至於陳氏門外哭而入盡哀姑止之曰勉事我老人乃屏居一小室聚瓴甋為坐臥具唯一老嫗與俱初至以稻米饋貞女問食有異乎曰皆食粱粟

耳貞女卽不肯食曰人食精我固宜麤食今反是可乎姑籍所有俾掌之至金珠則曰此非婺所宜佩不如盡斥賣易田以供祭安州去京師三百里貞女母思貞女甚趣歸寧貞女乃使人言於母曰兒非不念母也顧義不忍三年中釋衰絰他日其姑來京師欲與俱貞女仍執不可其動中禮節若是

論曰吾嘗聞先儒之言以未嫁而守貞者爲過中之行在室之女義當從父今相國生旣以女字陳矣而相國死女舍其父之言安從哉然則貞女之行雖謂之中道可也而其他事又率闇與古合余聞之肩聳輒爲次第其語如右近者正紅旗滿洲官生誠保之妻名祥符氏

病亟無舅姑子女誓以身殉及卒不哭不成服不翦髮言語動作如平時衣服盡以予人竟自縊死年僅二十後夫死二日也嗚呼爲女而貞爲婦而烈皆世所疑爲過中者也然彼皆有不可奪之志故貞者卒成其貞而烈者卒成其烈士苟不立志尙奚可哉

節孝王太君事略 丙子

太君王氏世爲泉之惠安人祖沘値明亾隨其季大父戶部郎忠孝公俱赴海死父諱石蓮太君及笄歸於蔣府君諱某杭人也隨其父宦泉致仕後貧不克歸太君勤紡織操井臼事舅姑咸得其歡心舅沒府君亦病作罄所有營醫藥終不效逾年亦卒家故貧也又連遭大

故太君年方少以頭觸棺和求死鄰舍有白媪者急挽之曰若上有老姑下有稚子柰何一死可謝乃忍哀日夜勤十指給饔粥更急爲府君營窀穸闢舍後隙地蓺薯蕷以代糧屑之和以穬𪎊用自食別炊飯飯姑及子薯蕷歲熟可三十石食有餘薄切之㬥諸日以待烝而食之其葉可飤肫豕豕肥碩售之取贏焉以故得無乏姑所嗜必進之衣敝取所織手製之以獻後其兄公官粤官江陰官黃巖太君皆奉姑往姑數患痢下疾冬夜畏寒不能起太君以紙承之手掬以出一夜十起不安寢也生一子振雅從先君學嘗語余曰吾母至孝吾幼時不能識而得於人之稱者葢僂指不勝記矣請言近

事吾大母在太湖病甚吾母適亦患瘧猶自力起居不敢離左右一昔聞牀上窸窣聲起視則吾大母以帶自絞其頸欲死大驚救解乃得甦使遲之數刻則已不及救矣醫者謂病人不勝患苦則有此證云是時母之年五十有五矣乾隆十三年奉
朝命旌表性仁恕明大體振雅所述尙多余以孝爲大節故獨著之

弟子上元棐岁青嘯堂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一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墓表　墓碣

山西汾州府知府雷公墓表甲辰

古之善爲政者莫不以水利爲要務史遷作河渠書而班固則志溝洫溝洫之於民尤切矣禹決九川陂九澤孔子獨稱其盡力於溝洫葢民以土爲命而土以水爲命故思利民則必求美其土疆能美其土疆者厥惟水昔西門豹爲鄴令鑿渠十二引灌民田後世稱賢焉史起猶以漳水在鄴旁豹不知用於仁智猶未盡然則循良之政多端唯能因水之利利民者斯其利匪獨在一

時兼可以遺後世若吾鄉雷公之爲令爲牧爲守也其一行此道者乎公諱汪㑊字饒九號蓮客浙江錢塘人也其得姓實自黃帝時源遠流長漢唐以來代有聞人有居湖廣之麻城者復徙居四川之井研有以進士起家歷官監察御史外補天津兵備副使者諱嘉祥公七世祖也子孫科第仕宦蟬聯不絕六世祖諱過湖廣荆門州知州高祖諱起龍湖廣長沙府知府曾祖諱經中浙江衢州府知府既致仕不能歸祖諱宏遠拔貢生娶故大學士錢塘黃文僖公女孫遂占籍錢塘生公考諱驥兩世皆以公貴贈朝議大夫公考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也十歲而孤母汪太恭人辛勤教育少長益自刻

苦向學既壯舉於鄉旋南宮報罷慨然有經世意伯兄
素器其能爲入貲謁選得河南寶豐縣知縣調繁虞城
擢陝州知州最聞
特授山西汾州府知府七年以足疾告歸在官凡二十
一年歸逾年而卒年五十有七是爲乾隆四十七年七
月十二日也最公之政在寶豐則開浚德化晉濟新慶
等渠以資灌漑而磽礫皆成沃壤又疏泄潦水達之於
汝州之宋公渠而水患亦息虞城瀕河其南岸則江南
之碭山也有土壩三橫亙下游以禦河水之建瓴直下
者當伏秋水王時河水去緩多泛溢自上游之儀封考
城商邱以至於縣境多被其患公請於大府會河督商

度兩利之道於是始議殺壩尾公喜於得請晝夜督率改作工竣數邑賴焉陝州地處高州屬之閿鄉與陝西之潼關鄰閿鄉西董村之民向飲渠水渠發源於潼關之南山嵩岔峪潼之大峪屯居民占吝不以及鄰訟久不決公移兩潼關吏謂兩境皆王民也然大峪之水亦非有餘若以有餘之水濟大峪而大峪之水亦可以濟西董於是始議移濮井等村之水給大峪如公言而訟乃息汾治西北有馬跑泉故時疏引入城以資民汲久之脈壞水遂不至公案故道如法修治而民乃不苦遠汲因請渠名命之曰通惠與他若決獄如神懲姦不尚姑息與程明道祠修汾州府學置學田建西河書院規畫

其經費平由汾道永寧之黃櫨嶺而輓運者利焉
王師征緬甸道出於陝軍無乏興而民亦不告勞皆公
之政績也分校乾隆三十年河南鄉試得士六人周君
世績爲解首士論咸伏階朝議大夫積資軍功加三級
紀錄十一次卓異候陞初娶朱繼娶吳皆前卒贈皆恭
人子在峕輻國學生孫一汝恭三女皆字右族其詳誌
銘具之輻今以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壬申葬公於城北
甘墩村之原伐石樹表而以文爲請案公之宦蹟誠有
可揭示於後者遂不辭而爲之且系以詩曰
衆人之智僅營目前後世稱利利乃大焉公勤於水磽
爲腴田既開其利亦弭其患匪私所治兼惠其鄰爰暨

江南以逮於秦未耆挂冠世鮮此賢福云考終胡不永年祟祟堂封巒巒松阡欲求公行豐碑屹然

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表 戊申

公名和寧字用安系出周文公之後以國爲氏氏曰蔣有居河南開封者復徙居江南之常州今爲陽湖人世有達者考諱汾功雍正首科進士官松江府儒學教授通經術工古文辭學者宗之稱爲濟航先生公稟承家學未弱冠所作詩若長短句已流傳人口且兼工徐庾近體教授公旣壹意古學有求應用之文者率命代之及去任無以治生趣公往　京師時旗人有以文藝見知寧邸者正思得普人乃以公名薦一見契合唱酬

無虛日聲譽大起諸老先生多款門納交以諸生就脈
天試久不遇思歸省宗袞虞山文恪公與賢王成借其
去相勸爲迎養計教授公亦止其歸謂新婦汝當攜汝
子往公不得已復留以乾隆十七年
皇太后萬壽恩科聯捷鄉會試　殿試二甲第三人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亟請假歸旋丁教授公艱服闋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充方略館　武英殿纂修官改湖
廣道監察御史充會試內監試
命爲貴州鄉試正考官未復
命復丁母莊太宜人憂哀毀奔歸迨喪葬事都畢將補
官會有以私干鹽政語上　聞者遂落職余與公爲同

年生深知公竊於公之歷履而不能無疑於天道之難知也公非僅文士也其智識遠過人通曉當世之務處事多中其性行純淑無激亢矜厲之氣中朝貴人咸折節與爲久要而朋輩亦樂親之鄉舊貧士之困於旅資者來告必有以慰其意而去爲人如此而又有才華之美聲譽之重汲引之衆將進而掌　制誥備　顧問安不後人或出而當句宣統率之任亦必恢恢乎有餘力此皆吾同人意中之所竊料者也一閒中於蜚語咸相顧歎詫以爲怪事才名果足以折官職耶然以公之才又似未可謂之不遇者長安米珠薪桂顧況所謂居大不易者也公以諸生久居日下滫瀡之奉饔飧之計慊

從車馬之費咸取給於筆硯而餘力且足以贍鄉交世有懷才而終覯于一第者矣公雖晚遇而以高第入承明遷侍御掌支衞清資要職繁皆處之然則雖有才疑亦不為造物之所忌而何以止於斯耶此誠不可知也公歸而培植後進邑有利端事率身任之主休寧講席造就甚多大吏聘入書局謂書成例當剡薦公已無宦情矣辭之娶同邑莊宏人內外無閒言先十年卒生三子長泰殤次齊耀貢生需次縣丞次重耀副榜貢生直隸州判署浙江餘姚蕭山松陽等縣知縣女三長殤二適士族公就養常往來江浙閒以乾隆五十一年九月初六日卒於杭州之寓館年七十有八初教授公有遺

集未及梓藏於家公遠出而家不戒於火焚焉公痛甚於己所作亦不自整理子姓私相抄撮成若干卷將乞知公者而梓行焉嗚呼公雖不以功業顯而託於文以傳亦可以無憾以公卒之三載文弨來公鄉主講席閒旣葬乃爲文以表於墓且系以頌曰

有才不施而昌於詩人也天也誰其知之失焉爲福隳甑不顧優游壽考抱樸完素不爲良臣猶爲才子胚胎前光引掖後起地能埋骨不能埋名餘輝斕然何羨時榮

處士吳愚齋墓碣　己亥

處士吳姓諱琰中愚齋其號也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

至處士三十有七傳矣自休寧遷海寧之長平鄉今四
世生而岐嶷少長有老成風非僻之事一不涉於耳目
事父玉方公母蕭孺人備極孝敬病則千里致醫凡可
以冀有瘳者無不盡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日夜求所
以安先人體魄者取昔賢大儒論葬之書參互考究而
從所謂三合土灰格之法凡築十二晝夜始封畢哀泣
過甚目由是失明平素嫉異端之教為世害嘗著不惑
論以闢之且預戒後人我身後慎勿延緇黃作音樂也
居嘗致千金盡償先人遺逋與弟共財不為節量親舊
以緩急告無恡情以故亦時形支詘然卒不為悔教其
子慎擇師友凡所訓誡皆立身行己之要晚年病風眩

以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日考終故里春秋七十有二娶程孺人考州同知韶母王蚤世撫二妹一弟恩義並至旣許字處士未行而若考又卒重以外侮孺人以弱女子爲之捍格旣遷豎於淩土次第嫁其二妹屬幼弟於叔父而後來歸事舅姑盡婦道雍正二年秋淫雨海溢姑適病牀蓐良人遠出求醫夜半水奄至孺人挐牀號泣水勢忽小卻負姑升極以免時東西家之罹於厄者衆旣免人咸異之同産弟夭復爲考立後且營葬丼葬兩叔父之無後者手植松楸里人稱孝女所云年七十後處士九月卒子三人皆爲儒仲出後蚤世文韶與其季子騫遊騫博覽多通能文章泊然于榮利之途蓋

能守處士之訓者其敘述考妣言行具有條理葬時未有銘余以賢孝違絕之行所當使人其見聞之有所興起故不追爲之銘而特文諸碣使揭於墓道之左且系以論曰

人子之於親莫不志在顯揚然富貴而名磨滅者何限求不死其親莫若處善循理而有文章天地之道其著之也淳厖敦固其發之也顯融光明以若人之行事得令子而彌彰有美而稱之余是以信其道之交相成也處士之名百世之榮豈藉圭紱鍾鼎而乃爲輝光也哉

國子生朱君補堂墓碣 辛丑

蒙養之不講也久矣豈爲人父兄者顧皆不愛其子弟

哉毋亦以能養正者之不數數見也則求之庸愈於不求也吾求之即得朱君補堂眞其人也得之而幸則知失之之大不幸也君之教余幼子慶鍾也不以其蒙蒙無所能識也而易諸爲之審句讀辨形聲坐止有儀進退有節導其性愼其習剛不迫柔不怠由斯道也聖功具矣豈非於世不易求之而得者哉君之病也余適有遠行懼吾子之失所依歸而日視君之愈也若所親然聞君之訃爲痛惜不已今君之子紹以狀來合余所見於君者則知其言之皆可信也君諱以寬字容之別字補堂系出新安長老相傳又云其先本吳興趙氏元季遷於杭改姓朱今遂爲仁和人自十一世祖以來始班

班可考曾祖式曾應徵君撝謙之門人祖世恩父廷文兩世仕宦皆不甚顯咸有著述藏於家君年十九隨父宦遊閩越荊楚間棄舉子業專竭力營護緩急賴以取濟壯歲入燕有高貲王氏者以鹽筴請君經理久而益孚君所主在豐潤其大綱在長蘆事尢重司其事者所得亦最饒欲以屬君前主者有私冀君相爲隱君不肯苟就并辭豐潤歸未幾王氏業驟落人以是服君先見昔秦西巴放麑而孟孫取爲子傅君不負人之誣誘其於貨財猶若是況人之子弟乎乃館君僅兩旬而病病未浹旬遂卒於家天乎何奪之速也居常疾殉貨者謂當官以盡職獲罪可無憾也若以賄敗肩足惜乎吾不

願子孫他日有是也疾革猶惓惓以小學不可不讀爲勗卒以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甲寅年五十有八娶盛氏先七年卒子四人謙縉齡發伯與叔皆出爲人後仲即縉也邑庠生有志正學與余善季尚幼女一人孫二人孫女三人即以其年十一月辛丑葬於錢塘五雲山先人之墓不及爲納壙之銘余以君言行皆合義儒者之道不是過故爲文使揭於墓以動來者之慕焉

奉直大夫候選直隸州同知吳君墓碣 乙巳

吾杭海寧新倉里有以孝友能繼志聞者是爲東山吳君諱正純字景一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君之高祖由徽之休寧始遷今居焉祖誠菴公諱琦文嘗因父病徒

步百里外求醫及父汲慟哭歐血數升母目有眚舐之復明鄉黨皆稱其孝生贈奉直公諱有曦君即奉直之長子也生三歲母查宜人亾哭泣如成人迨少長以生計之艱求所以解贈公憂者家故商籍乃屢身從事經營積歲家始漸饒贈公恆以誠菴公孝行未得表章爲恨君於

今上初元手疏事實陳請迨得

朝褒而贈公已前卒君以若考抱此志有年而不及見也一慟幾絶邑故有忠孝祠君又慟爲孝子專祠於文廟大成門外并出田若干畝歸之祠爲歲修費以考墓地庳感有水欲遷葬人曰未必然君求得善地於海鹽

石屋山之陽卒移塟焉及啟壙而椁上果有痕若屋漏然者人始歎君之精誠獨至爲能洞幽入冥也祖姑適朱者歸侍母疾以勞卒無子贍公遵考之遺命祔葬祖穴旁令吳氏子孫守其祀君又歷敘平生懿行求名人文碣其墓其切於紹述舉類此家又立孝子祠祀誠菴公爲祭田五頃兼以贍族壹如宋范文正義莊遺規君壯未有子取母弟景源子爲子無何相繼歿乃子從弟之子武人曰君之齒未也何遽爲君曰吾恐老人以無孫爲戚也蓋是時贍公在堂故云卒年七十有九其日則乾隆四十有四年十一月七日也循例爲選人當補直隸州同知加二級授階奉直大夫妻曹氏宜人不逮

事姑而奉舅也考考妣咸封贈如例武爲君後者前卒
有二子英進英逵俱太學生君又以英逵後其弟英進
今已舉二子矣以歲辛丑之三月葬君於海鹽東山之
阡美哉孝友之風爲不墜矣乃系以詞曰
泰伯虞仲孝友開先仲後嗣伯以永其傳遙遙千載仍
世象賢孝友繩繩有光於前行無定軌體微入元有創
有因咸無閒然古稱不朽匪曰世祿繼述若斯輝華其
族東山之原行者止止寧如槩誰孝子孫子

弟子上元胡本淵靜夫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三十二